

文人怎样卖书

张蓬云

上世纪30年代,上海编辑家赵家璧先生主编出版了一套“良友文学丛书”,共38部。每部书都是布面精装,相当雅致。奇特的是在每部书的最后两页,都印有广告,介绍新书内容,为购书者当“向导”。兹列几则如下。

介绍郑振铎《欧行日记》:“作家私人生活的纪录,最受读者所欢迎,也最被作者自己所宝贵,所以轻易不肯发表。作者郑振铎先生,三年前曾赴欧洲游学,旅程中把所见所闻每天写信给他的夫人高君箴女士。现在从这许多宝贵的家书中,集成了这一部十余万字的书,有作者旅途的感想,有在欧洲时的读书生活等。”

介绍老舍《离婚》:“作者是中国特出的长篇小说家,在独特的风格里,含蓄着丰富的幽默味……本书初版三千部五个月内即售罄,再版本正在发售中。”

介绍沈从文的《记丁玲》:“丁玲女士的一生,可以

说只有作者沈从文先生知道的最清楚。本书从丁玲的故乡和她的父母写起,作者特有的那支生花妙笔,把一个冲破了旧家庭的束缚到大都市里来追求光明的新女性,活现在读者的眼前。它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部最完美的传记文学。”

介绍巴金的“爱情三部曲”《雾》《雨》《电》时,直接引用了作者本人在“三部曲”总序中的自白:“我不曾写过一本叫自己满意的小说。但在我的20多本文艺作品里面确也有我个人喜欢的东西,那就是我的‘爱情三部曲’。这句话我从不曾对人说过,也不曾把我这灵魂的一个角打开给我的读者们看过,因为我感觉这完全是个人的私人的事情。”

……
这些新书的介绍,有成书原由,有作者自说,有售书盛况及书中内容等信息;虽然文字不同,但字字真诚精到,叫人一目了然,让人想读其书。它不同于现在一些新书推销:动辄“开创了什么,填补了什么,震惊了什么”。有的新书“内容提要”,真是血肉横飞,情性满纸。如某书封面上的介绍:“豪宅之门的私欲,财富的刀光剑影,污血横流。财富蛊惑了人的心性,美女和乱伦使人性混灭……”

这是介绍新书,还是撩动一些人心底作恶的欲望?两种推介,一个循循善诱,一个“暗藏杀机”。新书简介要对读者负责、对社会负责,有良知的编辑和文化人、出版者绝不同于那些仅为捞钱而不顾其他的书商们。书籍推销者向读者的推荐应该是积极向上的、启示人生的,而非低级的寻欢猎艳、污染心灵的。

多年前的“良友”书介真不愧为良友。



墨香伴书香,良视为砺友 厚 圃

四字姓名

谭汝为

汉族人取名基本就是两种形式:一是单名,即加上姓两个字的名字;二是双名,即姓名为三个字。由于汉族姓氏绝大多数为单姓,所以汉族姓名以两字和三字为主。此外,还有四字姓名,尽管数量不多,但其历史悠久、形式纷纭,且在当代呈现出发展变化的新趋向。四字姓名大致有以下五种形式。

首先,是“复姓+双名”的四字姓名。如欧阳、司马、诸葛等,都是比较常见的传统复姓。复姓加双名是四字姓名的基本形式,如司马相如、上官云珠、司徒美堂等。

其次,是“双姓+双名”的四字姓名。复姓是以两字为姓,而双姓却是两个单姓的组合。所谓“双姓”,即源于两家通婚或过继,把两个不同的单姓组合在一起,形成一个双字的新姓氏,并子孙后裔一脉相承,旨在同时继承两家血脉。如浙江的陆费、广东的刘胡、福建钱王等双姓,均有上百年的历史。如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

(字伯鸿),即为浙江桐乡“陆费”双姓的后人。

再次,是“夫姓+父姓+双名”的四字姓名。在中国港台地区,已婚妇女往往在自己的姓名前冠以丈夫的姓,形成“夫姓+父姓+双名”的格式,如范徐丽泰。而早在上古时期,中国的贵族女子婚后就有以“夫姓”加上“父姓”为姓名的传统规约。如姬姓女子嫁给孔姓男子为妻,就称为“孔姬”。

另外,四字姓名还有“父姓+母姓+双名”的形式。近年来,一些思想开放的年轻夫妇,在为新生儿取名时采用“父姓+母姓+双名”的格式。这种命名格式使得四字姓名大量出现,如张杨舒仪、唐林婉儿等。这种新颖的取名格式可极大减少重名现象,同时体现了男女平等的理念。

此外,还有“单姓+三字名”的四字姓名。改革开放以来,为新生儿取四字姓名的逐渐增多,如张聪颖子、方正则、齐家若楠等。这种命名是正常的,不必大惊小怪。



●彭剑斌著《寂静连绵的山脉》

《寂静连绵的山脉》写的是城市里的底层打工工人。表面上,这些故事并不令人愉悦。但其实,如果抛开外在的标签,似乎不难发现在故事的深处有一抹若隐若现的光。这是人性的闪光。

●[美国]约翰·特雷希著《浪漫机器》(刘慧宁、石稷馨译)

机器是浪漫的吗?当约翰·特雷希写出《浪漫机器》的时候,他就有了答案。在后拿破仑时代的法国,一切都是哲学,一切都是艺术。就连复合蒸汽机、银版照相机,都有持续的生命力,尽管构成它们的只是一堆冷冰冰的零件。

然,更多的是不带什么问题去翻上几页的闲读,往往也会让人有慰藉心灵的充实愉悦。

但是,开卷哪能都有益?有时开卷之后,充斥眼帘的是生拉活扯、无病呻吟、装腔作势且让人不明所以的文字。有人说好,打发了时间;有人说不好,浪费了光阴。当然,这类书很少——这得益于编者和出版人的劳作。

书永远读不完

游宇明

总觉得自己的书永远都读不完,这不是抱怨,而是一种美好的感觉。

我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:只要见了好书,总想带回家。日积月累,在书柜里的各类新书多达四百来本。因此,就算我三五年不买书,也不缺精神食粮。

说书永远读不完,还因自己如今读书的速度慢如蜗行。年轻时读书,坐在沙发上两三个小时不动身,一本书就看完了。现在读书,沙发是不能坐了,太软,坐久了腰椎受不了;坐硬木凳吧,也

觉得疲劳,每隔三四十分钟,不活动活动,感觉捧书的手简直会断掉;更要命的,视力越来越差,在书页上停留时间稍长一点,眼睛就发干发涩。

然而,不管遇到多少困难,我对阅读是出自内心的喜欢。求学阶段阅读,多有功利性因素夹杂其中:先是为了考大学而读书,考上大

学后,又为了找个理想的工作而读一些实用性强的书。事业稳定后,相比求学时段,我阅读的自由度增强了。《世说新语》《东坡志林》《曾国藩家书》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等书籍,都是在这样的情境中读完的。这种“散漫”式阅读,非常适合我。

阅读使我觉得自己活得更有品位。人离不开现实的

烟火日常,但脑子里一定要有诗与远方。如果一生都只在生存层面打转,我一定会怀疑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价值。想远眺大海、仰望星空,思考人生的意义,探寻个体与社会的前世今生,我们就需要不停地阅读与思考。

家里的书能否及时读完,其实并不重要。坚持阅读,每天接触那些书籍里的鲜活心灵与深邃思想,让自己的脑子转一转、飞一飞,使自己的视野、格局尽可能宽阔,我们便可以活出更有品位的人生。

一系列工作,使殷商至春秋的历史有了文字佐证。

在欧洲,巴赫音乐的重现被发现与甲骨文的发现如出一辙。

二十年前,德国评选出德国历史上十位最伟大的人物,巴赫即名列其中。巴赫生前是一位宫廷乐师,创作作品逾千。他去世后却人无声息,作品蒙尘。直到八十年后,浪漫派音乐大师门德尔松偶然到肉铺买香肠,回家后发现香肠包装纸竟是一张

异常精妙的乐谱,他立刻跑回肉铺买下了所有的包装纸。经过其整理,重现了一部长达近三个小时的乐曲,这便是巴赫最著名的《马太受难曲》。之后,二十岁的门德尔松组织了这首乐曲的首演,并亲自担任指挥。巴赫的名字由此传扬开来。

若不是那些幸运的偶然,不知多少人类文化瑰宝将湮灭于历史的长河。然而,要将偶然化为必然,则需要我们对未知的事物充满好奇,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,对一切人和事永远怀有充分的尊重。

历史的偶然

鲁人

捣碎。翌日,王懿荣亲赴药铺,请掌柜的帮忙收购“龙骨”。后来,山东的一位古董商人送来了12片大甲骨。王懿荣以2两银子一片的高价购入。王懿荣高价收购甲骨的消息传开后,古董商纷纷送来自己收集的甲骨,仅一年,王懿荣得甲骨达1500片。王懿荣通过查阅史料典籍,最终确认这些甲骨上的字为殷商时期的文字。也因为他首次发现甲骨文,才有了后来专业的挖掘、收集和研究等

此可以看出昆德拉关于生存困境的“自嘲心态”,以及在无奈之下不得不继续前行的“哑然失笑”。

昆德拉在这部作品中潜藏着讽刺和黑色幽默,在美学层面上的叙事也更容易引发共鸣。他的作品表面轻松,实则沉重;表面随意,实则精致;表面通俗,实则深邃而又机智,充满了人生智慧。他的写作擅长把生命的沉重化为文字的轻盈。各个年龄段的读者,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生命的体验与意义。

东欧文学研究家李欧

梵认为,“昆德拉写的是小人物,但运用的却是大手笔”。王安忆曾说:“我最喜欢米兰·昆德拉早期的作品《玩笑》,里面有一种女性才有的痛苦而温暖的情感。在男作家里面,只有昆德拉才具备了这样的柔情和矛盾。没有哪个作家像昆德拉那样,做了对个体的感情的关怀,这些都会让人感到温暖,这也是昆德拉的文学价值之一。”

人文经典

走进昆德拉之三

含泪的《玩笑》

谷莉

昆德拉的成名作、长篇小说《玩笑》写的是年轻学生路德维克因为一个玩笑被好朋友泽马内克举报,这导致他被送去劳动改造。为了报复泽马内克,他出轨了他的妻子,当他成功后才意识到泽马内克早就想离开他的妻子了,他巧妙地利用了路德维克。

而路德维克在设法让泽

马内克的妻子背叛自己丈夫的玩笑中,伤害了这个原本无辜的女人的情感。可悲的路德维克认为生活跟自己开了个大玩笑,一切都那么荒唐。

昆德拉用《玩笑》这个故事对当时被异化的扭曲的人以及人性审判的同时,又赋予了一定的悲悯和理解。《玩笑》的人物设置和故事情节都很奇特,这种别具一格的写作手法,将作品内涵的深刻性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他将《玩笑》称为“一首关于灵与肉分裂的伤感的二重奏”,由

微书评

商皓

●莫言著《鳄鱼》

这是莫言的转型之作——话剧剧作。《鳄鱼》是个象征,它不仅从恶人的心里跳出来伤人,也存在于善良人的心中。莫言试图通过鳄鱼和人的对话,把人性的复杂完整地表现出来。

●金冲及著《经历》

一生为他人作传的金冲及终于写下了自己的传记。金老年逾九十,早年投身革命,后来致力于党史研究。书中长文《我是怎样参加地下党的》,就是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百炼成钢的经历。

开卷有无益

赵宽宏

对于读书,人们常说,开卷有益;但到底有益无益,往往也是说不准的。

大多数时候,确实是开卷有益:当问题无解时,书中文字或旁敲侧击或明白作答,之后你恍然大悟,满足之情充盈心间;自